

<<在书山与瀚海之间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在书山与瀚海之间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7304549

10位ISBN编号：7547304540

出版时间：2012-1

出版时间：东方出版中心

作者：杨镰

页数：216

字数：164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在书山与瀚海之间>>

内容概要

《在书山与瀚海之间》是“东方学人自述”丛书之一。

作者杨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，他兼具元代文学研究专家、西域探险家和作家等多重身份。

《在书山与瀚海之间》是其个人读书、治学研究以及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和全面总结，蕴含了丰富的治学经验和人生智慧。

<<在书山与瀚海之间>>

作者简介

杨镰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出版过多部关于西部实地考察的专题著作，是目前国内为数极少的以“非虚构文学”方式写作的学者型作家，1998年出版的《最后的罗布人》，多次在国内外获奖，据其拍摄的电视专题片获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和国家广电总局专题片年度一等奖，成为“非虚构文学”中的代表作品，新作《黑戈壁》延承作者一贯的写作方式，是一部纪实与历史考察相结合的长篇叙事作品。

作者以古丝绸之路上著名的黑戈壁和活跃在黑戈壁上的“黑喇嘛”为中心，探察实地，追索史料，再现了20世纪前期的西域风云及活跃在这个历史时段上的数位传奇人物，从1968年在与黑戈壁相邻的新疆伊吾军马场做“牧马人”起，作者就和“黑喇嘛”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三十余年间，围绕黑戈壁和“黑喇嘛”，经过多次考察，终于在2003年找到了“黑喇嘛”的巢穴。

《黑戈壁》首次披露并完整解析了“黑喇嘛”，为这个曾经长期影响西部地缘政治的神秘历史人物画上了句号。

<<在书山与瀚海之间>>

书籍目录

杨镰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出版过多部关于西部实地考察的专题著作，是目前国内为数极少的以“非虚构文学”方式写作的学者型作家，1998年出版的《最后的罗布人》，多次在国内外获奖，据其拍摄的电视专题片获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和国家广电总局专题片年度一等奖，成为“非虚构文学”中的代表作品，新作《黑戈壁》延承作者一贯的写作方式，是一部纪实与历史考察相结合的长篇叙事作品。

作者以古丝绸之路上著名的黑戈壁和活跃在黑戈壁上的“黑喇嘛”为中心，探察实地，追索史料，再现了20世纪前期的西域风云及活跃在这个历史时段上的数位传奇人物，从1968年在与黑戈壁相邻的新疆伊吾军马场做“牧马人”起，作者就和“黑喇嘛”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三十余年间，围绕黑戈壁和“黑喇嘛”，经过多次考察，终于在2003年找到了“黑喇嘛”的巢穴。

《黑戈壁》首次披露并完整解析了“黑喇嘛”，为这个曾经长期影响西部地缘政治的神秘历史人物画上了句号。

<<在书山与瀚海之间>>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插图：2008年春。

乌鲁木齐市南门。

这天晚上，因为我来到乌鲁木齐，当年的军马场知青有个聚会。

正逢聚会结束，作家程万里来电话，问我什么时候回住处。

我回答：马上就到。

我住宿的招待所门前，停着一辆越野车。

程万里与一个朋友在等我，上了车，程万里介绍朋友：他是新疆著名的话剧演员，录制了一个新节目，想请你听听。

在车里刚坐稳，车载录音机传来富有磁性的、年轻的声音：1968年3月，有个北京人大附中“毕业”的青年，即将去新疆哈密位于天山北麓的军马场“接受再教育”。

到海淀街道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出北京的手续，民警一愣。

“哈密？”

哈密在哪儿？

“谁也回答不了他的问题。”

他摇摇头。

“我这章子一落，再回来就难于上青天了！”

“办完手续，刚刚从学生变成“知青”，他就后悔了——这个青年就是我！”

这是演员朋友就我的经历，精心制作的一部广播节目。

真巧了，那正逢我们到新疆哈密的军马场“接受再教育”四十年的日子。

这段身临其境般的录音，带着我跨越了岁月阻断，重返青春。

关于早年的生活，我的记忆“库存”不多。

1947年，我出生于上海，不久，随父母迁居香港。

1949年春，全家乘船从香港来到刚刚解放的北京，同船的主要是著名的文化人。

父亲杨晦被安排在母校—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书，母亲姚冬就职于北京第三女子中学（女三中）教历史。

一开始我们家住在北池子，离北大红楼不远。

那个时期，解放的北京齐心向上、百废待举的民情民心，我终生难忘。

父亲是20世纪同龄人，他以北京大学在校生的身份，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。

1899年，父亲出生于辽宁辽阳一户没有文化背景的世代农家，读过几年私塾，后来在县城的邮局当学徒。

那正是辛亥革命后现代思潮启蒙并波及四裔的时期。

当时县城邮局就是穷乡僻壤与都市新思潮的接触点。

父亲边当学徒，边得便读了《新青年》这类传播民主、进步精神的报刊，在远离文化中心北京的辽阳呼吸领略到时代潮流。

1917年，一个下野的东北军阀提出，凡考上大学的辽阳籍学生，由他提供奖学金。

于是父亲就来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。

由蔡元培做校长的北京大学是当时青年们景仰的最高学府。

特殊机遇使一个外语几乎交了白卷，而作文成绩优异的小县青年，成了北大的学生（当时入学只考外语、作文这两门）。

而正是五四运动前的现代精神的普及、五四期间青年们对民主、科学的追求，才使父亲找到了在生活中的位置。

……1981年，我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录取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父亲曾提到：“五四”火烧的赵家楼，就在“学部”（即社会科学院）附近。

当时游行的学生到了那儿，一见曹汝霖宅门紧闭，群情激昂，他的个子小，同学们就扶着他踏上一个魁梧学生的肩头，翻身进入大院。

<<在书山与瀚海之间>>

我5岁时，新中国的“院系调整”将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而为一。

我已经熟悉北池子附近的环境，别说景山、故宫，就是北海也知道路径，却不得不离开城里，搬到海淀中关村，住在北大校园东门外的燕东园。

从此，成府街、蒋家胡同、未名湖、水塔、临湖轩、岛亭、东操场、大礼堂……就成为我生活的新内容。

燕东园与燕南园、中关园、朗润园、蔚秀园、承泽园……都是北大的教师宿舍。

我们家的邻居大多是中国教育界、学术界的领军人物。

我熟悉的，主要是有与我们差不多大小的孩子的家庭与家长。

而我，北京大学幼儿园、北京大学附属小学、北京大学附属中学……从刚刚会说话、会走路，从来到北京，我的履历就与北京大学密不可分。

关于燕东园，有这样几则轶事：一、周汝昌先生的《红楼梦》研究，披露出“脂批”有一段文字涉及“刚丙庙”。

我家搬进燕东园时，这个小庙——刚丙庙在燕东园南墙之外几十步远。

只要去五道口商业区，就得路过，当时庙里还有住寺的僧人。

纯粹是新鲜，借上下学之便我们多次溜到庙里与僧人打听“刚丙”是谁？

据说是一个满族将军，随乾隆下江南时（生殖器）受伤，便在此建庙居住养伤。

我还记得，在寺院之中的佛像背后有一个大漏，僧人说是战乱期间被盗贼挖开的，因为传说佛像腹心位置珍藏有金银珠宝，或说佛像的心是真金铸成。

后来在新疆，这个说法得到多方证实。

当听说刚丙庙与《红楼梦》有关时，我曾在课堂上偷偷看《红楼梦》，老师没收了我私下放在书包里的书。

就在这之前，为修建物理大楼，刚丙庙被拆除干净。

二、北大附小几经搬迁，最终落地在燕东园的南方与东方，与燕东园为邻。

这个地方原来叫做“王家花园”，是清代某王姓家族宅院附属的园林与墓地。

在改建小学前后，我们常去那里玩，简直是一个幽静花园。

其中的房屋雅致整洁，为古木掩映，完全是古典格局。

院子外有一片古坟，为修理上体育课的跑道，竟挖出古董（戒指、手镯一类）。

一次正上课，来了一群百姓，说是坟主，老师立即宣布“下课”，放了我们。

许多年之后，在附小校园散步时，我意外发现“王家花园”遗留的古木之中，竟然有百岁红柳。

那时我已经从新疆返回北京，在社科院从事研究，原本只生长在西部荒漠戈壁的红柳在北大附小校园里竟生意盎然，红柳花在阳光之下怒放，使我感到震惊。

红柳不是中原固有的植物，而且这些如同龙飞凤舞的红柳，肯定有一个世纪以上的生长期，绝不会是解放前后移植的。

也就是说，这“王家花园”原来的主人（清代的所有者），一定与新疆有某种联系。

我曾“排查”了新疆建省以来的王姓官员，一度以为应该与新疆巡抚王树楠有关。

但这只是推测。

不管怎么说，这丛丛生命力旺盛的红柳，提前将北大附小、北大燕东园，与遥远的新疆戈壁荒漠结系起来。

<<在书山与瀚海之间>>

后记

通过写这本书，我对自己做了相应的反思。

在我的书房墙壁上，有一幅冯至先生赠予的手书，引出郑板桥的一联诗句：“删繁就简三秋树，领异标新二月花。”

我的长篇小说《千古之谜》出版后，冯至先生读了这本处女作，而且与我做过一次畅谈，明确指出：小说构思新，但是文字冗长，总怕读者不理解自己。

我每日都面对冯至先生的手书，都想到父辈们对我的教诲与期望。

关于这本新书，我要说的是：写作一生也到了归纳总结的时候，长处当然有，但缺失也始终存在。

一个就是文字哆嗦，一再重复自己说过的话，生怕读者不明白说的是什么，生怕遗失了要点。

另一个则是在即将进入新的内容时，忘记自己在干什么，忽略了必要的转折。

说来可笑，这两点正好互相印证：该说的没说，不该重复的却反复说。

上述缺失与我对工作的贪多求全有内在的联系。

这两个缺失，也是写这本书需要面对的问题。

我花的时间，许多并没有用在增加新内容上，反而成了初学写作者的一次作文。

只有“删繁就简”，才能达到“领异标新”的境界，这也是我的“地平线”。

1968年的一次“冲动”，使我终生与新疆结缘。

关于新疆，我即将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到时，读了一本书，那是美国政要的回忆录，名叫《在第七层楼上看世界》。

至今，我在面对长安街的中国社科院大楼的第七层楼上学习工作了30年。

我面对的是元代文献，还有人文地理调研，我的“世界”主要是北京与新疆。

应该强调的是，在我，新疆并不遥远，北京也从无“象牙之塔”。

我是以“发现”为立足点，将古代文学与古代文献研究和新疆人文地理与探险考察联系起来。

无论是小河、老阿不旦、通古孜巴斯特……，还是贯云石、《全元诗》、《元诗史》、双语文学现象……，它们的立足点都是“发现”。

而“发现”是以文献(古今中外)与抵达实地的现场感为共同支撑。

文献，必不可少的工作离不开推导来源。

亲临实地，则是对文献的补充与加深理解。

就写作特点而言，不论什么题材我重视的都是细节。

结论当然必不可少，展现细节之后才是结论的位置。

正是这本书的写作，给了我回顾自己几十年间深入生活、反映生活这一漫长过程的机会。

没有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，没有责任编辑梁惠女士，以上内容就不可能呈现在读者面前，在这里，感谢不是客气话，而发自内心的内心！

<<在书山与瀚海之间>>

编辑推荐

《在书山与瀚海之间》编辑推荐：我不在乎瀚海、书山的间隔，有一联古诗我略作改动：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瀚海无涯苦作舟。

”只要有“发现”就不会虚度一生。

<<在书山与瀚海之间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